

gustav / December 19, 2008 01:05AM

[汪純瑩 筆記 20081218：「即」](#)

汪純瑩

筆記20081218：「即」

閱讀範圍：陳英善《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》

細細回想起來，我印象裡第一篇覺得讀得懂的佛經經文，是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中的《覺林菩薩偈》，近日獲贈一部精美的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現在忽然欣然發現《覺林菩薩偈》就是華嚴。多年前（認識康德一年後），機緣下聽一位師父講解《心經》，師父也很仁慈聽我講康德，相談甚歡。再反省這半年來的心得，我發現雖然稍有多聞些、多思些、多修些，可是思考的範圍好像還是圍繞著「即」這個字，為什麼對「即」這個關係這麼不能離棄呢？我想，「即」這關係，就是轉生死入涅槃的轉依，其中意含著的，包括本體發生的轉入關係之直接所依，以及我們可據以理解轉入關係的線索，前一個意含，是對體悟蘊空相即的心說的，意味著「相即」在經驗發生中實屬本然、必然，毋庸置疑；然在後一個意含中，還意味著對於尚未體悟蘊空相即的心來說，相即還是很難「理解」的。體悟蘊空相即，或二門（真如心、生滅心）相即，有何好處？我想這正是華嚴宗嘗試秀給我們看的。體悟相即，則事事無礙，也就是「心經」所謂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，心會柔軟、寬廣、自在，進而有餘裕可以化解其對象的衝突、困難。相反地，假若沒有這種餘裕，心會為理、為事、為物所挾，會僵硬、狹隘、警扭，對其自身來說是苦的狀態，對其造作的現象裡的諸事物則是處在衝突與困難的狀態中。或者出於一同回歸本然，或者出於一同離苦，我們都可、都應體悟相即。

康德的先驗理想主義，是另一個我同意的談論「相即」的方式。他（在第一批判）鎖定「一切可能經驗的條件」，這條條件制約一切經驗且使一切經驗如此地成為可能，他（在第三批判）進一步說這條條件被賦予（於心），是故具有同心者可以共存與溝通，且據此條件而經驗得的自然與此心的主體是一致可溝通的（他說，「主體的系統與自然的系統，是一致的」）。先驗條件之制約與使成可能，是一個體悟「相即」關係很好的比興。心靈活動按照一定的方式活動，並按照一定的方式展現（與我們），前一個「一定的方式」與後一個「一定的方式」，正是「相即」的介面，只是一個是發生歷程的活動、一個是（與我們）的展現，在境界上有所差別。

我認為，「相即」關係，是系統與功能之間關係，某些物料在一系統結構下被賦予動力與生命而能運作。系統，（A）既為一切可能功能發展的諸法之體，而（B）萬法統攝一切可能功能的樣貌、型態與互動，（C）系統既如此同為功能發展的諸法之體和功能發展本身之所共依，又功能的確實發生（實存），也就是說，是系統允許了功能發展如是存在，這反過來表示這系統是超脫功能面的，（D）既然超脫功能面，對功能面相對來說系統就具有絕對性。這，似乎可與《勝鬘夫人會》中佛陀所言：「如來藏者，是法界藏、是法身藏、出世間藏、性清淨藏」相互註解？

---

mimizorro / February 22, 2009 11:45PM

[Re: 汪純瑩 筆記 20081218：「即」](#)

这篇笔记写的颇正点，我也认为佛法中两个极为重要的体观面向

一个是“即”，一个是“如来藏”

越南著名的一行法师就大为提倡“互即互入”，他也是用此概念来诠释华藏世界的。

我的理解是“即”是时态语，是物象同时态相互感知的一个 conjunction，从即而入不作思议的人基本上就是进入了“如来藏”-“tathagata-garbha”，仿佛是从固态世界进入液态世界，回到子宫般温暖舒适。如来藏也就是佛家的法体，浩瀚无边，包容万象，是各种无始因缘的源头和终点，在其中观得的色相境界乃随个人心量业力而显示。

前两天我在查找“缘起”pratityasamutpada 一词适当的英文翻译，看到一堆有趣的翻法：dependent arising, interdependent arising, contingency, conditioned genesis, conditioned origination...最有意思的就是一行法师翻译的“interbeing”，这个翻法一目了然，既可以当“缘起”解，也可当“互即互入”解。

“即”和“起”是时态暗示上的差别尔，“即”是中性的，“起”有方向性

先扯到这儿，再聊

---